

國際問題參考資料

祇供參考
請勿發表

行政院新聞局編譯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九日

美國左翼的報章雜誌

本文作者黎昂 (Wescome Lyons) 原載一九四六年八月號美國 "Nation's Business" 雜誌

AUG 23 1947

在閱讀方面，同在旅行中一樣，有遵循正道的遊客，也有別尋徑徑的後人。假使你是一個普通的美國人，大致你很少會離開那些適合你口味的報章同雜誌。在那些行可裏面，你有一種安全舒適的感覺，至於外來的各種充滿怪異思想和生疏問題的出版物，你是很少會知道它的。

在你所心愛的讀物的日常景色之外，展開了新聞界台狂暴的山川景色。那裏，外來的各色思想，為異彩而古怪的政治動物，到處漫遊。在那種意義之下，這是一篇屬於遊記一類的文章。它將帶同著你，越過堅實的保守主義的界限，進入激進派書報界的領域裏，作一次簡短的遊歷。

在這種地方，馬克思斯達林同到寧被人提到的次數要比提到蘇聯我們隨便舉個例) 平克勞斯貝 (Pink Crosby) 或狄馬球 (Joe Dinag) 的次數多得多。在這種地方，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托洛茨基派，與三民主義者，不僅是一羣赤色分子，而且有明確的特徵。在這種地方，自由分子，同進步分子，竭量全力去爭取上述的那些「神聖」稱號。這次旅程，是值得花費時間與努力的，因為在裏面很廣，雖然範圍狹小而比較孤立，但他對於美國生活上的影響，比多數人民所知悉的要廣大得多。從銷數方面看，激進派書報似乎是很卑微不足道的，但是它的影響之大，無法與它的讀者人數做一個比例。在它行頁中所宣傳的思想，會逐漸滲入到範圍更廣而非激進派的書報裏面，和遍及全國的思想界中。

間接的宣傳

這些激進的出版物間接地影響到數百萬人！——在他們裏頭，很可能的你也是其中之一。它們所得到的好處是一般人所專門提到的。間接傳播。一個廣播評論員或主筆，他從左翼期刊上得到了種種暗示，有意與意間，將他們傳遞給從沒有聽到過那些刊物的幾百萬。一個教員讀到一本新羣衆 (The Masses) 一紙的宣傳傳單的週刊後，可能將刊物上的用語和偏見帶到他下次的說教中。或者有些大學教授，一聽也不知道科學與社會季刊 (Science and Society) 的趨共趨向與致熱，他拿來閱讀了以後，他在課堂內就可能成爲一個思想的細葉傳播者。

激進派書籍的銷行不廣，但影響頗大。好也罷，壞也罷，它對於我們的輿論塑造者——廣播評論員、主筆、演說家、教師、傳教士、立法者等——的思想與情感，有一種重大的影響。所以整個的影響是很可觀的。有時，它真的會起決定性的作用。例如新政裏面各項建議更爲極端的線索，可以從比較隱晦的社會主義的回極端自由主義的出版物中行百中云尋求。

現在的導遊沒有像三十年光景以前那樣的方便了。在那個時代，我們多少能夠把所有右翼到左翼的書報辨認出來，而加以分類，從反動保守的或溫和進步的刊物起，次及中庸的社會主義的各種報章雜誌，一直到激烈的共產主義與胡言亂道的那一類。唉，那安靜悠閒的時代，已跟着新的社會衝突一起消失了。要在反動分子與激進分子間，區分清楚，是益發困難了；即在他們激進分子相互間，也弄得模糊不清了。

最遭的是我們無法再相信路標。那些舊的政治標幟已失去了它們原有的意義。有的標幟被人竊取了，去掩護其那標幟所代表的各種理想上正相反對的行動。自命的「自由分子」和「進步分子」結果却往往是強烈地反自由的。假使要說他們是進步的話，祇因為他們做了史達林的現代應聲虫，而不是馬克斯的舊式信徒。

有名無實的自由分子

假使言詞還足以表達意義的話，那末把蘇聯和它統治下的東歐的如此政體稱爲自由的政體，實是難以了解的一件事。

祇就它們駁斥個人自由與公權這一點言，聲稱自由分子的人士就將堅強地反對它們，但是為那些政體辯護最力的言論，在號稱自由主義的書報上，目前正大量地刊載，例如：民族週刊 (The Nation) 新共和週刊 (The New Republic) 新教徒月刊 (The Protestant) 實言週報 (The Fact) 同費爾德氏 (Marshall Field) 主編的紐約小型下午報 (MP) 等。

如果要尋覓最劇烈的反蘇與反共宣傳，我們必不可向正統的資本主義一派的期刊裏去找，而要對社會主義一類的週刊，如：新領袖週刊 (The New Leader) 呼聲週刊 (The Call) 及各種左翼勞工報紙，如：國際婦女服裝業工會 (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 所發行的正義報 (Justice) 等報紙裏去尋求。

當你在旅程中前進的時候，最使人悖惶失措的是，你發覺一羣激進的作家與編輯，在指斥人家為「極權的自由分子」，同「隱秘的共產黨徒」的時候，接着他們自己就被人家反此為「反動分子」，「隱秘的法西斯黨徒」，「明顯的蘇聯共黨者」，你可以發現，左翼所選擇的攻擊對象，着重在激進領域裏的「異端分子」，而不是資本主義者和保守分子。

這種劃分同混亂的最深的原因，自然是蘇聯。關於其他問題意見上的分歧，不一定就是說強烈的冤仇，但若對於現在俄國進行的偉大實驗，不表同意的話，那就非拚命到底不可。那些崇拜馬克斯為思想上鼻祖的作家，可以同各種人攜手，連率真的自由企業擁護者也在其內，但是，假使他們對於蘇聯問題不能一致，那他們就永遠無法互相聯合起來。

因此，你在新羣衆週刊 (Soviet Russia Today) 及其他共產黨書報行頁中，將會看到南部的民主黨員如參議員貝柏 (Clare De Pepper) 等同勞資聯合會律師如戴維斯 (Joseph E. Davies) 等的寫作，共和黨的忠實黨員如魯斯 (Clare Boothe Luce) 同民主黨發言人如參議員華格曼 (Robert F. Wagner) 在社會民主派的新領袖週刊 (New Leader) 中，也受歡迎。一位坎脫培雷副主教及其他的神學家的作品，居然也會載在難合教會胃口的新羣衆週刊上。

但是，你在共產黨的報紙裏，找不到社會主義者的作品在社會主義的報紙裏面，也找不到共產黨的寫作。這雙方永遠不會碰頭——除非像在德國的俄軍佔領區內或在鎗刺的威脅之下，假使你要研究美國激進派的新聞報紙同它對於國內思想和一般情緒的影響的話，你一定要

軍之記住這一種事實。過去左翼的雜誌可以依據它們經濟的觀點同政治的計劃去分類。現在它們分類的標準，一定首先要根據它們對於史達林俄國的在國內與在國外的行動是否容忍抑或憎惡。這已成為百試不爽的試驗標準了。

在我們巡禮中，那最明顯而最易辨認的事物，就是徹頭徹尾的共產黨書報。從它的數量同讀者總數方面看來，它是左翼出版物中最大的集團，而且超過其他組合幾倍有餘。

當你請到這集團的一種書報的時候，就等於請到了它的全體書報因為它們永遠離不開那套嚴格規定的口號，目標愛好的英雄和它們特別毒敵對的惡徒。不過這些在一夜之間，可以更改或甚至相反過來的。這一種黨針上的改變最近曾在世界大戰終止後立即發生。在戰爭未結束以前，黨的方针規定要用甜言蜜語去哄騙階級的敵人，而且要緩和與隱瞞革命的目的。那時的方針是溫和的，愛國的，反對罷工和親英美的。後來勝利一到，爭取英美的善意已無此必要了，莫斯科的發言人就發出向後轉的口令。現在那公開的黨針又變為極端革命的言辭強硬的，反英美的同反資本主義了。

服從黨針

但是不管目前的黨針怎樣，共產黨的高報界，總是步伐整齊，亦步亦趨地跟着黨針走。它裏頭包含著二種英文日報——*晨報*（*The Morning Post*）——在平日有二萬二千份及星期日有七萬份銷路的紐約每日工人報（*The Worker*）——同舊金山的每日人民世界報（*Daily Peoples World*）——與許多外文的日報。它誇示著擁有各種週刊，其中最重要的是新羣衆週刊，大致每日約有二萬份的銷路。最重要的共產黨月刊是今日蘇俄月刊（*Soviet Russia Today*），黨方的外語出版物所擁有的讀者，遠超過了全部英語刊物的銷數。

但是明顯為共產黨的報紙刊物，祇不過是新聞陣地上的先鋒而已。而後方比較廣闊的行列則由各種出版物所組成，它們一面小心翼翼地遵循着黨針，同時喧嚷地自稱為獨立而公正的。在有些情形之下，它們誠實地以為自己是公正的，在其他的形勢中，這一種聲明的目的則在欺騙天真的讀者。

那些所謂的自由主義報紙，因感中帶一點惶愧，閃爍地躲
在這些受過訓練的思想組織的背後。在普通情形之下，它們遵從黨
針，但是在不得已的狀況下，可能傍徨而失掉它們思想上的依據，黨裡
的監察們不得不隨時提醒他們。

自然對於一個生疏的旅客，這種，似乎有一點異樣——一個異
國的生活同習慣，似乎常常帶有頗難置信的意味。仍然有那些好先
生，他們對於任何這種公然聯合的共產黨出版物陣容的存在，表示懷
疑。

自稱的獨立

主要的一點是在共產黨所乘與或給予指導的出版物中，讀者無
法獲悉內幕的情形。相反地，他們巧妙的使讀者相信他們是在讀着
獨立如「進步」的材料，而事實上他們是在飽嚼莫斯科的宣傳品。當這
些出版物被公開地指責為與共產黨有關時，他們立即表示不高興而
申言要報復。真的，只要看讀者對於真實的政治動向茫然無知的限
度，就可以明白這種偽裝刊物的程度了。

無論如何，局外人只能從內容方面來判斷。假使同路人在某種刊
物的各欄內佔有顯著的地位，假使社論的諷刺隱歪曲之的黨針趨
於一致，假使在它的行頁間，史達林老是對的，而蘇聯自對之的懷疑
中，常得到好家那末猜測這種雜誌的屬於共產黨陣營，一定是
可靠的了。

也許，每星期有十萬美國人讀一份書寫同麻醉的四頁的實言
週報 (The Fact) 而自以為對於時事同人物的發得了獨立與「自由的
內幕資料。在他們裏頭，沒有多少人知道，自從它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出
世以來，這份實言週報 (George Seldes) 主編的聳人聽聞的小冊，一面
在這樣的政治方針上，經過曲折地做着文章，去迎合一般美國同路大
的口味。

譬如說，實言週報在希特勒進攻蘇聯之前，是猛烈地反對帝
國主義戰爭。此後，它變為同樣猛烈的干涉主義者。

新教徒月刊，本來叫做新教徒文摘 (The Protestant Digest) 它
對於天主教的憎恨，同對於無神主義俄國的虔誠的愛慕兼而有之。
一種恨與愛的結合，由於某種奇妙的邏輯，推使它成為若干

『進步』教士的愛好刊物，它的編者李士廉（L. S. Lurie）聲稱銷數約在三萬份左右。因為它投合宗教中人的愛好，李士廉有時稍微離開了黨的觀點，但其分離的程度較微，即使是比較敏感的同志們也還沒有感到不快的情緒。

俄國的辯護

對於批評對象選擇非常嚴謹的新教徒月刊替蘇聯共產黨兩個著名的波籍猶太人，魯瓦爾袖艾文區（Chickel）同阿爾泰（Ollin）這件事寫了一篇辯白的文章，非常成功地為艾達林的秘書警察洗刷了一番。它經常對黃色極權主義的批評家施行攻擊，說他們是離開共產黨者。它對於西班牙同阿爾泰極度了攻擊派毀的能事，但都沒有轉過來抗議俄國共南斯拉夫的更糟的獨裁制度。它要求撤回蘇聯的美軍——但走開於撤回蘇聯的蘇聯軍隊（個字也沒有提到它對煽起華沙反抗的粹的英明領袖高將軍（General Ban）「革命黨」對於它的讀者則任憑莫斯科的傀儡政府，於波蘭帶來了真的自由和平的締造者艾達林。這是李士廉的典型標題同文章。自然他的雜誌讚揚希特勒的（Hitler - Stalin Pact）。

其他種族的出版物中，有人民之聲（People's Voice）是讚揚黑人的（一種新的報紙，它的編者鮑威爾博士（Dr. Adam Clayton Powell, Jr.）在同黑人團體裏頗有名望，它的内容特別共每日五人報所載相似。觀蘇的美亞雜誌（American）的編輯查非（Philip Jaffe）一向在推進各種共產黨運動中非常活躍。當他在去年以來頗久而後而獲用國務院最機密的情報被抽的時候，這個刊物就引起了大眾的注意。他承認了罪狀付了一筆罰金，而他的美亞雜誌（American）繼續擁護蘇聯並抨擊美國的太平洋政策。

『讀者天地』（Readers' Club）是一種新出的屬於文摘一類的雜誌。人家指摘它的社論是道從著史達林的方針的。據說那是共讀者文摘競爭的左翼刊物，不管它怎樣，差不多每期都載有極左派人士的作品。數月前，在下曼漢登區就選國會議員而得到共產黨的支持和華萊士贊助的曼華爾（Mannwald）是該刊的駐外編輯。

『讀者天地』的一個特點是在每期中有一項新聞通訊，這其中的大部請起來似乎是受了新群眾週刊的威名似的。例如它的五月號檢討宇宙

間種種的不幸，而達到如下的結論。

細心的分析家將會知道，世界極度緊張的根源，既不在蘇聯的政策裏，也不在美國的政策裏，而是在英國政府同它的幾個美國朋友目前所奉行的侵畧性和帝國主義的政策中。

在這種新聞通訊裏面，參議員貝柏同商業部長華萊士似乎由於一種巧合——在任何方面，總是對的。

研究左翼動向的人們，都熟悉勞利生 (Lawrence S. Graham) 這個名字，他就是讀者天地的編輯主任。

變質的「自由主義」刊物

因為限於篇幅，我們對於左翼書報的這一部分，無法作一次更廣大的觀察。我們必須提到那些自以為公正、自由主義雜誌所產生的那種地方去。這裏頭最著名的是民族週刊同新共和週刊。民族週刊崇奉黨針的熱誠，只因為編者侃夫維 (Frank Rindberg) 在思想上的真誠的傳統，猶然沖淡了它的成份。新共和週刊目前最稀有的現象，是該刊載着一篇畫情批評史達林集中營的文章。

因為在一九二〇年間這些週刊向來具有真正的自由色彩（按照正當字義上意義的解釋），所以許多天真的人們仍以為它們的作風不變。由於同樣的關係，許多左翼評論家或教師等探悉「自由分子」對於任何問題的「觀察」或「反響」時，都以為他們仍舊不加思索地到上述兩種週刊的行頁中去尋求。這些雜誌已經曲解了自由主義去掩蔽和粉飾克里姆林宮幾乎全部的黨綱。這個事實正漸漸被人家知道，不過確乎是太慢了。雖則它們的銷數合併計算還在七萬五千份之下，但它們的間接銷路或對於輿論的影響，仍然不小。

在瀏覽這些刊物的時候，最宜注意的，是它們在編輯方面的差別。記費的刊及它們的「左翼」或「平衡」蘇聯，而用另外的「自由」或「民主」的其他各國學士，對於前者，是採取着極端超理論去侵犯鄰國民族週刊只給以非常應得的鄙視，但是它很能理會到，在伊朗北部的亞塞爾拜然人為什麼有一種真正的趨望，傾向蘇聯，以及塞爾維亞、希臘、亞答應改革的謠言，不能就證明他的入侵何國為合理，但是民族週刊認為蘇聯的改革對於伊朗人，甚至比方式最好的美國選舉更為重要。

被批評的幾個獨裁者

這些自由主義的刊物，化去巨大的篇幅，同言辭去譴責阿根廷、西班牙、同聖多明各的獨裁同極權的方式。俄國、南斯拉夫、同保加利亞等國家在莫斯科口號之下，所施行的同樣方式，沒有引起這些刊物編輯先生們的怒意。近來新共和週刊表示，假使史達林實行強迫勞役的目的，是為蘇聯的發揚光大，它就隨口贊成。這事使比較精細的讀者吃驚。關於德人與羅馬尼亞人，大批送往俄國強迫去從事勞役的這件事情，它說：「一個國家在緊要關頭，為了大眾利益而徵用的強迫勞役，不能說是奴役人民。明顯的假使希特勒還在去的話，他一定熱烈讚美這種他自己的意見的應聲。」

這一類差刊記載的實例，可以彙編成冊。只有在希史合作的二年間，這些外國的雜誌，確實脫離了親蘇的成見。在這個時期以前和其後，它們是「貴的克里姆林宮政策的辯解者。事實上，那是特約編輯費歇爾 (Louis Fischer) 辭去民族週刊職務時公開發表的理由，也是另外一個編輯安格爾 (Sir Norman Angell) 向民族週刊辭職後，私下表示的理由。同時也是特約編輯佛萊 (Varian Fry) 辭去新共和週刊職務時所稱的理由。

親共的偏向

左翼新聞界中最奇怪的现象，也許就是紐約的下午報 (PM)，它約有十五萬份銷數，大部分在華盛頓同紐約的外緣各地。它是在一九四〇年創辦的，那時職員的成份，多半是共產黨徒與同路人，而且迅速地成為有名的「每日工人報」的郊區版。它左傾的態度，是非常明顯的。

在這個時候，雖然這份小型報仍為接近自由主義的共產分子的經典，左傾的色彩，已畧見沖淡。它的主筆麥納博士 (Dr. Max Lerner) 是蘇聯政策同暴行的「有名辯解者」，十足代表着那份報紙當時的性質。同親蘇，但是根據報界的傳說，很多反對各式極權主義的真正自由分子，滲入了它的組織，使那些推行共產黨針的人們，生活上日益困難。

我們如要一看未帶極權激進主義色彩的自由主義觀點，我們的選擇，必須在新領袖週刊 (The New Leader) 進步週刊 (The Progressive) 同時聲週刊 (The Call) 那一類的刊物那裏停留一下。這些刊物以及其它們相似的少數刊物，承襲了被民族週刊同新共和週刊所放棄的自由

主義的傳統。在這一方面，新領袖週刊是超乎一切之上最有力量的一種。它帶有不明顯的社會民主思想，但並不呆板地固執己見，所以正日漸地得到頭腦清楚的左翼分子的擁護。它不分彼此地攻擊獨裁制同反動派，即使是這些制度和派別是在赤色色裝的姿態出現的時候，它也予以一律待遇，它聲稱約有三萬五千份的銷數，但是它的影響更來得廣大。對於許多政府官吏、作家、同演說家這是一枝「必讀物」，因此它成為宣傳黨針的刊物的一種「抵抗力」。

擁有的計三萬讀者的進步週刊 (*The Progressive*) 在賴福萊 (*Ray La Follette*) 主持之下，發行於威斯康辛的梅迪生城，它是名副其實的進步分子、偉大的自由主義時代的民族週刊編輯費拉德 (*Oswald Garrison Villard*) 現在經常為這個威斯康辛週刊撰寫文章的事實，象徵着這種轉變。自然進步週刊 (*The Progressive*) 對於赤色獨裁制的不滿，並不亞於對黑色法西斯同福色的粹政體的原惡。現存的社會黨的機關報呼聲週刊 (*The Call*) 也有着同樣的態度。湯姆斯 (*William Thomas*) 是它的特出人物，他的報紙，曾也不認與共產主義的各種罪惡有關，並且嚴厲的譴責它們，所以維護社會主義的令名。

我們為求這次週刊的圓滿起見，至少我們應當向代表真正馬克思主義片段的托洛茨基派小型報勞工行動 (*Workers Action*) 和 (*The Militant*) 投以一瞥，此外，還有一種值得珍視的人民週刊 (*Weekly People*) 它是依附社會黨五黨的一個最激烈的小團體的機關報，至於社會黨五黨是美國其他社會黨的先身。此外，尚有若干沒甚力量的小報，替達觀的無政府主義者作宣傳鼓吹。

自然我們並沒有深入左翼勞工書報界去作一番調查的企圖，那是這樣廣大散漫的一個地區，我們需要作一次特別的旅行。目前，我們只要說多數的左翼勞工出版物，除了工會主義同美國主義之外，不談其他，主義也就够了。但是，關於此常規的事實也不少，並且是非常重要的。共產黨滲入的實業工會聯合會的許多刊物，自然是密齊劃一的不離黨針的範圍，同時還有更多的刊物，因為它們都在共產黨編輯們的掌握之中，所以緊隨着共產黨的黨針。

完